

情在海外系列

爱翻纽约天

● 滴滴

oh! my God! 这洋妞竟然用她的
胸前的“娇点”向他Say Hello! ?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情在海外
系列

爱翻纽约天

滴滴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爱翻纽约天/滴滴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02.4

ISBN 7 - 5399 - 1752 - 0

I .爱... II .滴... III .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 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17561 号

书 名 爱翻纽约天

作 者 滴 滴

责任编辑 阡 陌 范 晋

责任校对 童 仁

责任监制 赵光明 胡小河

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

印 刷 南京京新印刷厂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

开 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6

字 数 11 万

版 次 2002 年 4 月第 1 版, 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 - 10,200 册

标准书号 ISBN 7 - 5399 - 1752 - 0/I·1653

定 价 9.80 元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本书获加拿大亚洲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授权



A

纽约的交通真是乱得让人不敢领教，夏瑞凡望着身后如狼似虎的追兵，面对闪烁的行人红灯警示，他只好硬着头皮迈开大步勇闯红灯，但瞻前不顾后的下场却害得 he 撞上了一名女子。

“对不起——”在瞥见那名女子错愕的脸庞之后，夏瑞凡竟然克制不住当场爆笑出声来：“哇哈哈……”

虽然知道自己这样很失礼，可是一看见她那张脸，他就又忍不住哇哈哈地大笑起来，好像有一只隐形的手在搔他的痒似的。

“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……”

他笑到无力，眼角余光却没有遗漏脚步接近的追兵行踪，再次对那名倒霉的女子致上言不由衷的歉意之后，随即转身拔腿就跑。

只留下莫名其妙地被狠狠嘲笑一顿的碧姬呆愣在原地。

到底，他在笑什么？



好不容易甩开一群穷凶恶极的追兵，夏瑞凡隐进暗巷里稍事喘息，想到方才那位不但被他冒失擦撞还遭嘲笑一番的倒霉女子，他就又止不住大笑了起来，此举引发他剧烈的咳嗽。

没办法，她那张脸太可笑了。

不是她的长相问题啦！只是她怎会没事在大街上捉着唇膏补妆呢？偏偏好死不死让他由背后猛地一撞。哈！她的口红从嘴角直裂到耳后去了。

最厉害的是，她本人竟然一点都未察觉，还傻愣愣地定在原地让他笑到只差没在地上打滚。

好迟钝的女人呀！这是夏瑞凡对碧姬的第一印象。

真希望她快点照到镜子，否则还不晓得会笑坏多少无辜的行人呢！

要不是那群追兵，他肯定会好心一点告诉她脸上的异状，更不会害得她今天走在街上都要遭受别人异样的眼光。

总而言之，一切都是那群像杀不死蟑螂的家伙不好，他夏瑞凡既没杀人也未放火，做了什么让他们把他当箭靶追着跑？

充其量，只是不想回家罢了，就得被像通缉犯一样由西岸追到东岸，现在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，真伤脑筋。

搞什么嘛！他大哥也真是的，他都已经二十六岁了，在



美国的事业才刚起步，说什么他都不可能抛下既有的一切，乖乖回新加坡去继承家业。他那脾气硬得像侏罗纪时代活化石的大哥，居然把他当个逃家少年般对待，派一群黑蟑螂来逮他回国。哼！他如果不逃跑而坐以待毙的话，他就不叫夏瑞凡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还是觉得不可思议。当年他只有十四岁，父亲居然会答应他只身负笈来美国，离开夏家的庇荫大树，一个人去生活。

也许是父亲觉察到他着实不是块行商的料；他既不像大哥行事冷酷决绝，也不如二哥懂得迂回的商场艺术，想来他注定无法走上继承夏家的道路，所以他破例被允许流放到外地。

这些年来，他并不曾因此而感到遗憾，反而如鱼得水般快活。四年前他在南加大修得戏剧学位之后，便开始独立写作，与剧场界也迅速建立关系。

事实上，就在他大哥对他下达最后通牒的前几个星期，他的剧本更得到东岸纽约蓝格剧团的青睐，预备今秋将它搬上舞台。

夏瑞凡立刻决定拨一通电话给蓝格剧团的副团长。

“是的，我现在人正在纽约市，如果方便的话……”现在他只想躺在柔软的床垫上，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觉，天晓得他有多少天没合眼了。



看来蓝格剧团的财务十分吃紧，否则副团长先生给他找的房子怎么可能如此简陋不堪到这种地步。

虽说他在夏家时过的是大少爷的豪奢生活，不过他到美国十几年来，早就对穷学生的日子十分适应了。他住过全西岸最阴暗贫穷的巷道，餐风露宿对他而言算不上吃苦；可是这个容身之处根本连房子都算不上呀！只是一间加盖的小阁楼罢了，破烂的程度可能让房东都不好意思收房租咧！

实在不是他对居家品质有多高的要求，起码卫浴设备是基本的嘛！他又不是提出厨房、庭院、游泳池这么过分的。别说浴室了，这里连个水龙头都没有。

副团长一脸抱歉地将阁楼的钥匙交给夏瑞凡。“临时也只找得到这个地方，你就委屈一下吧！幸好你不会在纽约待很久，三个月后戏一演完，你就要回洛杉矶了，所以请你暂时忍耐一下，如果你需要浴室的话，可以到楼下使用。”

如果回得去就好了，现在他大哥的眼线早布满整个西岸了。他一回去肯定立刻遭活逮。

夏瑞凡只好将就一点了。他安慰自己，起码这里还有个屋顶不是吗？总也好过露宿街头呀！

谢过副团长之后，他将简单的行囊打开，决定先洗个澡，洗去一身晦气。

夏瑞凡拿了换洗衣物到楼下去，楼梯尽头果然有一间



简陋的公共浴室，里面只有一个小小的莲蓬头供淋浴用；事实上，如果这里没有供应热水的话，夏瑞凡也不会感到太过惊讶，因为这里实在破烂得有点离谱。

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先洗再说吧！几天的颠沛流离居无定所，让他顾不得太多的坚持，洗个澡睡个觉，或许心情就会好一些。

他开始放松地哼起歌来：“There’s nothing to do so you just stay in bed……”

想不到这里竟然有热水耶！看来他的霉运要过去了。夏瑞凡愈洗愈开心，歌也唱得更大声。

直到——

“喂，你是谁？”

夏瑞凡吓了一大跳，手里的肥皂一个不稳便滑掉了。

他迅速转过身来，只见一个陌生女子手里握着被她拾起的肥皂，两眼直直地盯着他光溜溜的身体，一点也没有回避的意思。

“你是怎么进来的？”这句话问了也是白问，反正她都已经进来了，不是吗？

她不理睬他伸手夺过肥皂的举动，轻轻闪躲，仍然握着他的肥皂。“这浴室根本没有装锁，要进来还不简单。倒是你，你是什么人？”

被她咄咄逼人的口气与目光同时侵犯，夏瑞凡真想找个地洞躲起来算了。



“我住楼上，今天刚搬进来。你可不可以先出去，等一下我们再说清楚。”

她露出一副“早说嘛，原来是住在新房客呀！”的表情，顺手把肥皂抛还给他转身离开。

才将门带上，下一秒，她却又推开门：“顺便问一下，你不觉得这里加装一个浴缸会更好吗？”她说着，不怀好意的眼光往他身上扫了扫。“现在好像不方便回答，那算了，当我没问吧！”这一次，她的确离开了浴室，但她旋即响起了爆笑声。

岂有此理！把他都看光了，这女人究竟什么来头？

夏瑞凡有种该死的直觉——他的霉运还没过，而是现在才要开始倒大霉呢！

6

一步出浴室，正眼就看见她的房间，门是半掩着的，瑞凡环顾四周，看来这层楼就只住了她一个人。

他轻轻敲门。

“进来。”

她背着他在涂唇膏，注意到他的视线，她转过头来，大红唇膏于是再次十分顺畅地由嘴角溜到脑后。

“你这个混账！害我这个样子在街上被当成放大的蟑螂来看待，还害我把试演的机会都弄砸了！”

原来她正是那个在大街上被他撞成小丑的女人呀！

所以她刚刚在浴室里才会那样给他难堪。



“反正你刚才也老实不客气地把我全身上下都看光了，咱们算是扯平了。”他本来还残存着几丝歉意，但在她毫不客气劈头痛骂下也就烟消云散了。

“你以为你好看呀！谁稀罕看你没穿衣服，哼！”话一说完，她竟然当着他的面脱下上衣，接着开始解起裙扣来了。

瑞凡被她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。“你……干什么？”幸好她上身还穿着一件薄内衣，否则他实在不能确定自己会不会当场喷鼻血。

她不顾他一脸错愕，利落脱下裙子，潇洒地甩到身后，这下子她离全裸也相去不远了。

“你也把我看光了！”她愉快地宣告，唇边的轻笑让瑞凡有一股不妙的预感。

“所以呢？”

他不知道自己的脸究竟红成什么见不得人的模样，但他知道起码这是因为他还有一点羞耻心，而这正是眼前娇媚万分的她所极度缺乏的。

女人如果能丝毫不感羞耻地将自身暴露在陌生男性眼前，那么男人就该要提高警觉了。

瑞凡的脑袋瓜里警铃声大作，完蛋了，他想。

“啊，肚子饿扁了，没力气，不玩了。”谁晓得她却毫无预警的一屁股跌进沙发里。

瑞凡揉揉眼睛，确定自己不是在做梦。“你说什么？难



道刚才的一切都是在耍我吗？”

她一脸笑嘻嘻。“Bingo！答对了。我演得不错吧？不用称赞我啦！演得好是当然的，因为我立志要当女演员嘛！”

什么嘛！她竟然把他唬得一愣一愣的，故意对他发脾气，还把自己剥光，一连串的恶作剧，只为看一眼他错愕惊悚的表情，这女人的脑袋是不是有毛病？

瑞凡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闯进了异次元世界，为什么她开的玩笑让他一点都笑不出来呢？她却兀自快乐得不像话，为把戏的成功开心至极。

现在她还一副柔弱无力的模样，娇媚地摊躺在沙发上以一种极怪异的姿势把裙子往身上套，还懒洋洋地用脚趾去夹那件被抛得远远以达戏剧效果的不幸上衣。

瑞凡实在看不下去，他弯腰替她拾起衣裳。“幸好你没把它扔到窗外去。”他将它递给她。

她闻言，邪恶地抬起眉，下一秒，他眼睁睁看着她玉臂一挥，将那件悲惨的上衣扔出窗外，旋即轻飘飘地落在熙来攘往的大街上。

“就算我失手扔出窗外，你也会替我捡回来，对不对？”她笑得甜甜的，眼睛眯成一弯绿湖水。

只有他看见她眼底藏不住的得意。

瑞凡不知道自己干嘛乖乖听话，她根本把他当猴子耍嘛！

但是不可思议地，他竟然照做了，他火速奔下楼去，抢



在一名行人践踏到她洁白的上衣之前，拾起了它。“还好，没脏。”

没想到，他辛苦把它捡拾回来，却发现她早拿别件衣服穿上了。

她连伸手去接衣服的意图都没有，指着背后的衣篓。“都脏了，替我扔进去吧！”

瑞凡忍住想挥拳的冲动。“如果没事的话，我走了。”现在的他不宜面对她，不然他会轻易破自己不打女人的先例。

她却存心不放过他，猛地由背后将他紧紧抱住。“一起吃饭吧！”

干嘛我得跟一个连认识都称不上的讨厌女人吃饭！夏瑞凡简直无语问苍天，欲哭无泪呀。

天啊！他想他是误入了蜘蛛女的盘丝洞，逃不掉了。

“什么叫做又跑了？你们每个人日领一百元美金是白领的呀？我就不相信瑞凡他多能跑，就是把整个东岸都给掀了也在所不惜。限你们两个月以内把他给揪出来，听清楚没有？”

夏永觞的怒吼声让话筒另一端的属下差点没震碎耳膜，连打电话都能结实感受他骇人的权威，更别说与他面对面的下场，将会是如何惨烈了。

“大哥，让我来说，你吼也无济于事，小心明天嗓子哑



了，没办法主持会议，不就糟糕了？”

夏家老幺、惟一的掌上明珠——夏畔宁轻柔地安抚着夏永觞一发不可收拾的脾气，一面慢条斯理接下话筒。

“电话换人接听了，我是夏畔宁。你们最后一次在哪里见到我小哥……纽约？我想他在那里没有熟人，他一直都在洛杉矶，我想他暂时不会离开纽约，你们就守在那里查查他有没有跟当地的剧团接触，往这一方面着手应该不会错。”

迅速下达命令之后，夏畔宁挂上长途电话，虽然才十六岁，却已经拥有领导者之风。她的专长是外语能力特强，未来将接掌夏家日益扩大的海外事业。

“小哥也真会跑，动员了近百人还捉不到他一根头发，真不亏是咱们夏家人。”夏畔宁虽然满嘴抱怨，却掩不住对瑞凡的激赏而两眼闪亮。

事实上，她对离家多年的小哥没有太鲜明的印象，毕竟他走的时候她才只有四岁呀！是个连幼儿园都还没毕业的年纪。

只记得他将她扛在肩上，让她伸手去摘院子里树上结的金黄柳橙果实，剥开的柳橙很酸，他们大大地咬了一口，酸得脸都皱在一块儿了。

他皱眉的表情，她到如今都还印象深刻。

尽管她的三位哥哥都对她爱护有加，因为她是这个家惟一的女孩又是老幺，理所当然得到大家的溺爱宠爱。但



是，她对这样的生活，实在感到有点厌倦。

大哥对她有不可动摇的保护欲，二哥对她只有不可理喻的控制欲，只有小哥对她呵护宠爱却不给她压力。

因为怕她受伤，大哥、二哥坚持不答应背她去采柳橙，还严重警告她不许去求小哥。如果要吃柳橙，他们立刻去买，买个几百斤都没问题，就是不准拿自己的安危开玩笑。

畔宁觉得很无聊，为什么人人都当她是个易碎的玻璃娃娃？

最后她还是去求瑞凡了，他很爽快一口答应了她的要求，因为他爱她，所以他要她快乐。

没想到这个摘柳橙事件到最后竟然引发成严重的家庭问题。为了这件事，瑞凡顿时成为众矢之的，差点没被大哥、二哥，还有双亲轰成炮灰，他们一致谴责他竟敢拿畔宁的安危开玩笑。

或许这个家庭的问题老早就存在，畔宁只不过是个小小的导火线罢了，而且是迅速引燃整个家庭对瑞凡的不满。

“我们夏家有传统、有规矩，不能任你一意孤行。”对一个十四岁少年说出这样一句话的父亲，固然太冷漠无情，但瑞凡一脸不在乎的无所谓样，却惹得母亲伤心落泪。

“我走得远远的，行了吧？反正我在这个家里总是显得



格格不入。”

几天后，畔宁最挚爱的小哥来和她告别，他给她一束书写好的信件，用天蓝色的信封装着。“今后你的生日，恐怕小哥都无法陪你一起过了，但这些信会陪着你，一年拆开一封，这样每年你都可以收到我实时的祝福。别哭，我答应你，这些信拆完之前，我会回来见你一面的。”

这些年来，她总是企盼在生日盛宴上见到瑞凡意外现身，然而她却落得年年失望。

终于在去年冬季，她拆开了小哥给她的最后一封信。

畔宁厌倦了音讯全无的等待，她盼望今年能与他见上一面，了却多年的心愿。

忽然，她想起一件挺重要的事，转头询问夏永觴：“大哥，你应该有告诉小哥要他回国的理由吧？”

如果只是为了邀请瑞凡回国参加畔宁的生日派对，他干嘛像个亡命之徒一样逃跑呢？连家都不敢回，收拾细软搭便车连夜逃跑，离开他生活了十多年的西岸，千里迢迢跑到纽约。

太夸张了吧？只因为不想见思念他的妹妹一面？犯得着这么做吗？

畔宁开始觉得匪夷所思，更何况她也不相信小哥会不愿意见她。

夏永觴皱起眉头：“难道不是你叫那群人告诉瑞凡吗？”



“我没有下达这个指令，我以为大哥你早说了。”畔宁开始觉得头痛，她和精明的大哥居然犯下这样不可原谅的错误。

“没有人告诉他原因，难怪他要逃。”

属下一个比一个没大脑也就算了，居然连头头都成了饭桶。这件事若传出去，夏氏在商界肯定混不下去。

“他一定以为我们是要逼他放弃在美国的逍遥日子，回新加坡继承家业，否则他干嘛卖命地逃跑？”

“这下子可惨了……”

天啊，又是怎么了？

夏瑞凡操起枕头蒙住脑袋，然而恼人的噪音还是不肯放过他，不断穿透过松软的棉花枕头，使得他的耳根不得清静。

“搞什么鬼？”他甩甩头，坐起身来。

不料，却清楚听见楼下传来碧姬讨饶求救的声音——

“救命……住手……拜托……呀！！”

顾不得身上只有一件单薄的短裤，瑞凡想都不想就往楼下冲去，匆忙之间他只捉了一把平底锅当武器。

一向听说纽约的治安不好，昨晚他有好几次被枪声和呼啸而过的警笛吵醒，他甚至清楚看见对街的商店被几个黑人青少年疯狂砸碎玻璃橱窗。

“你没事吧？碧姬？”



一破门而入，眼前的景象真教瑞凡傻眼——

碧姬赤裸着上身，披散一头波浪金发，趴卧在柔软的沙发椅上，一个英俊的白种男子正压住她，手里握着一把针筒状的武器，预备往她诱人细致的背部狠狠刺去。

“住手！”瑞凡直觉地冲上前去，一把推开那个英俊的暴徒，顺手用平底锅往他头上猛然一击。

暴徒很快地晕了过去。

“你没事吧？”

以为危机解除了，瑞凡转过身来却莫名其妙地挨了碧姬狠狠的一拳。

瑞凡捂着被打肿的左脸，无法理解地望着怒气冲冲的碧姬。

他救了她，不是吗？老早就晓得她是个与众不同的女子，想不到她连道谢的方式都与别人相差十万八千里。

给他一拳？她还真是够意思呀！

“见鬼的！看你做的什么好事？竟然把西蒙打昏了！随便便闯入人家的屋子，小心我报警捉人！”碧姬气愤地由沙发椅上爬起来，指着瑞凡的鼻子喋喋不休。

老天呀，她竟然完全不在乎自己袒胸露背地春光外泄，一副诱人犯罪的模样，难怪会有歹徒对她想入非非。

瑞凡开始同情起那个被他英勇击昏的暴徒。

“西蒙？你认识他？”才刚从床上起来，又挨了一拳，瑞凡实在不能确定自己的脑袋是不是还能如常地运转。